



请允许我 一个人仰望

梅吉 著



《青藤之凉》惹哭100000花粉后
泪女王梅吉又一竭心之作

上学校最优秀的风云人物
本身就是一个悲剧的开始

仍然坚持：我是一个这样普通的人，唯一觉得自己特别的地方，
是勇敢地爱上了一个很优秀的人。

十年暗伤连城，心酸刻骨。
我却从未后悔喜欢过你，从未……

《花火》主编小狮与你共鸣：
你，有没有，暗恋过一个人？

如果我再见到你，隔了多年，该如何回应你？

梅吉：写给那些有过暗恋经历，或者正在暗恋的人们，
——曾有怎样卑微而忧伤的心情，辗转反侧。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春风文艺出版社

请允许我
一个人仰望

梅吉 著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春风文艺出版社

·沈阳·

© 梅 吉 2012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请允许我一个人仰望 / 梅吉著. - 沈阳: 春风文艺出版社, 2012.6

ISBN 978-7-5313-4220-5

I. ①请… II. ①梅…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067174 号

请允许我一个人仰望

责任编辑 王 平 肖云峰

责任校对 张 斌

装帧设计 刘 艳

选题策划 花火工作室

特约编辑 廖 妍 何亚兰

幅面尺寸 145mm×210mm

字 数 242 千字

印 张 8

版 次 2012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6 月第 1 次

出版发行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 (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春风文艺出版社

地 址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 编 110003

网 址 www.chinachunfeng.net

购书热线 024-23284402

印 刷 湖南新华精品印务有限公司

ISBN 978-7-5313-4220-5

定价: 20.00 元

常年法律顾问: 陈光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24-23284029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联系电话: 0731-88282222

谨以此书致与我永远逝去的青春、随以
磨灭的回忆、最其最纯的悸动，以及最最珍贵的
你、你们。

梅兮

梅吉：写给那些有过暗恋经历，或者正在暗恋的人们——曾有怎样卑微而忧伤的心情，辗转反侧。



让我感谢你，赠予我欢喜

自序



也许，总有这样一个人，虽然他没有进驻在我们的生活里，却一直住在我们的心底，住在我们的精神领域里，在夜深人静时，在某一个风起时，在快乐或者不快乐时……便会静静地与他说话——他是一个最长久的秘密，美丽而坚韧。

坦白地说，这个故事其实是我的秘密。我不能说所有的都来源于生活，但至少，我用了最饱满的感情、最大的诚意、最多的努力来写这样一个故事。也许会有读者觉得这个故事太平淡了，琐碎的细节，温吞的情感，迟疑不决的性格。但不是所有的喜欢都要迂回曲折，跌宕起伏，也不是所有的女孩儿都有着一马平川的勇气。

总有些情感，犹如隐在盛夏角落里小小的花簇，不轻易地被察觉，也总有这样的女孩儿，小心而谨慎、敏感而羞怯。她们在面对喜

欢的人时，会表现出镇定自若，如素不相识一般的淡然，但内心却慌乱又紧张。不是因为不够喜欢，而是因为她们热情，就如同深埋在坚硬地表下的油井，没有人发现那丰富的蕴藏、重要等。

要等——这就是暗恋吧！

就像等待瓶中发芽的种子，对着不确定的未来，真心而倔强地等着；又像是冬季的松鼠藏匿坚果一样，要放在最隐藏、最妥安的树洞里。也许这终究是一场错过，但谁又能否认，那些隐匿的等待的心情，不是如此动人心魄呢？如同最美的一场雪，如同最繁盛的花期，如同烟火璀璨……空前而绝后。

我想写的，就是这样的一种心情，我想要给梅小清的，也是这样的一种性格。不是最浓烈的一抹，但这也是属于她的青春，属于她这般平凡女孩儿的情愫。即使那些情节淡得像随手摘来的一片叶子，却有着自己的信念与执著，也有着自己独一无二的脉络。

于我来说，这就是个虽然很不起眼，但又无比美好的故事。写给那些有过暗恋经历，或者正在暗恋的人们——曾有怎样卑微而忧伤的心情，辗转反侧。

暗恋时，我们总会做点儿傻事吧，傻傻地等待着对方的注意，傻傻地望着对方的背影，傻傻地哭，傻傻地笑……但正是因为这些傻，才让我们觉察到这份喜欢的弥足珍贵，也正是因为这些傻，才让我们觉得真实的感动——看着故事里的梅小青，看着故事里的任远，我心疼他们，却又感觉到他们的幸福，因为即使不能在一起，但他们长久地驻在彼此的心底。

没有任何人，可以替代。

那个时候，在我们年少时，还没有学会如何去表达。表达感情或者表达情绪时，我们总会给自己戴上面具，总会越是在意而越是表现出不在意。因为，我们还太小了，我们害怕去承受一些结果，害怕被拒绝，害怕被嘲笑，或者被失去……我们也以为，他们会懂，他们应该懂，但其实谁也不懂，连我们自己也不懂自己，在懵懂与无知、在懦弱与迟疑之间，我们与他们擦肩而过。

“错过”应该是这世间最忧伤的一个词语。

一个错过，便是一生一世。一个转身，便是与整个世界背道而驰。

你的方向，他的方向，再也没有交会的点。

但我想，即使“错过”，也是另外一种圆满。在人海茫茫中，在亿亿万万的人群里，曾经有过这样的相遇，有过这样的悸动，有过这样的欢喜和喜欢，已经让我们满心感激。不是别人，不是任何人，而是独一无二的那个人。是那个人，让我们哭，让我们笑，让我们感觉到自己，感受到生活，看到成长，也体味到爱恋的滋味……即使他什么都不知，但我们，都知道。

这是一个秘密——美丽而忧伤。

这是开在我们心尖儿的花束，颤巍又慎重。

我们的心里，或者都有过，都有着这样的一个秘密。在我们的情感里，都有过“那样”的一个人，是朝圣的方向，是心里最幽深最柔软的部分。

我在说一个秘密，在讲一个暗恋的故事。有点儿自言自语，有点儿啰啰唆唆，还有点儿天马行空，但我更喜欢用这样的方式来表达自

己，更喜欢随着故事里人物自己的性格来经历下去。他们在我的思想里，都是真实存在的，他们在经历着青春的时候，我又如同经历了一遍我的青春。在他们经历着成长的时候，我又如同经历一遍我的成长。他们是我的故事，但我又仿若是他们的故事——我是何其任性，又是何其幸运，可以用自己的方式来写故事，也可以用自己的方式来表达情感。

我多么希望，当我的读者看完这本书后，会找到自己的影子，找到那个小小的自己，感同身受。我更希望，当你合上这本书后，会对默默暗恋的他（她）勇敢地说一声：我喜欢你。

不管有怎样的答复，我们的内心依然澄澈如水，我们依然满怀感激，我们也会更加积极而努力地生活，不管是在一起，还是不在一起。

而我在这里，也想要说：我喜欢你。

我喜欢你——任远。

我喜欢你——梅小清。

是你们给了我这样一个故事，是你们让我重新审视自己，是你们让我觉得，我的人生很圆满，也是你们，让我懂得：曾经拥有的，不要忘记；不能得到的，更要珍惜；属于自己的，不要放弃；已经失去的，留作回忆。

让我感谢你，赠予我欢喜。

目 录



C O N T E N T S

自 序 001

让我感谢你，赠予我欢喜

第一章 001

可惜不是你，陪我到最后

第二章 011

什么都丢了，但不可以再丢脸

第三章 031

暗恋是一个人跟自己较劲

第四章 043

因为太过爱，所以不敢爱

第五章 059

无法抵达的爱，悲伤地蜕变成了喜欢

第六章 081

这个世界上，总有一个人是另一个人的傻瓜

第七章 099

有的爱，深不可测

第八章 119

不是没有表白过，只是需要猜



目 录

C O N T E N T S

第九章 135

走自己的路，和爱情兵分两路

第十章 147

有些感觉是水滴石穿

第十一章 165

他们的生活，是硬币的两面

第十二章 187

只有通过爱情才能知晓命运

第十三章 199

思念是会呼吸的痛

第十四章 205

我们再也回不去了

第十五章 213

爱情里有两个胆小鬼，多可怕

第十六章 231

让我感谢你，赠予我欢喜



可惜不是你，陪我到最后

第一章



八月的天空清澈得像一匹孔雀蓝，微风掠过，街上的树荫枝叶婆娑，在光和影之间，被拖得很长，有青苔的气息，就像小小的蜉蝣生物，在四处开着。

穿着方格子衬衣的梅小清站在一家小店的落地玻璃前，目不转睛地瞧着，她保持那个姿势已经有片刻了，以至于店家老板不得不走出来招呼她。在门被推开的时候，挂在门上的青铜的风铃叮当地响了一下，让她条件反射地回转头去。

老板是个年轻的男子，清瘦修长，肩膀很宽，头发茸茸的让人想到蒲公英。“需要进来看看吗？”他的声音是那种恰到好处的男低音，并不显得特别殷勤也不觉得很冷淡。

梅小清的脸微微地烫了一下，抱歉地解释：“我不买。”

“不买也可以看看。”老板的嘴角咧出更深的笑意，又补充了一句，“没关系的。”



他注意到她握在帆布挎包斜带上的手下意识地蜷曲了一下，就好像在内心做着某种重要的决定，她薄薄的唇紧紧地抿成一条直线，然后又望了望玻璃里的东西一眼。也许是这一眼让她下定了决心，跟在他的身后走进来。

这是家宠物店，并不大，四十平方米左右，一条好斗的松鼠犬在不锈钢的笼子里冲梅小青狂吠，雪瑞拉的声音加了进来，然后是博美和蝴蝶犬……就好像是一曲狗狗的管弦乐，杂乱无章地混着双簧管、单簧管、小提琴、大提琴、低音提琴、圆号，等等。

“别闹！”老板说了一声，就像是站在台上的总指挥家，一收拍子，音乐就停了下来。偶尔有低鸣的声音，但也平息了下来。梅小青有些佩服地看着老板，他却是一脸“这没什么大不了”的表情。是午后的时间，并没有其他的客人，店里还摆放着一些出售中的狗狗食物、狗狗衣服和其他零零碎碎的用品，让整个店显得生机勃勃。梅小青的手依然搭在挎包的斜带上，走路很轻很拘谨，也有可能是板鞋的缘故，无声无息的。从她在外面的时候，老板就已经注意到她了，齐肩的直发，小小的面孔，属于素淡清丽的那类，倒是她的包有些过大了，相对于她的身形来说。

老板本来想跟她介绍一下狗狗的品种，说了几句，见她并没有兴趣听的样子，就停了下来，自顾自地走到一边抱着一条刚出生不久的博美犬喂牛奶。小小的黑色夹杂着金黄色的博美犬，柔柔软软地蜷成一团，眼睛懒懒地闭着。

“要不要试一试？”老板抬头问，奶瓶举到半空中。

“不用。”她说，但目光并没有从博美犬身上挪开。老板的心里莫名地软了一下，他是个爱狗的人，所以他大抵能知道她为什么会这样。她应该是曾经养过一条狗，亲密无间，但有一天，



这个伴儿走丢了或者死掉了，于是她尽管很喜欢却再也不愿意去重新养一条——害怕会再一次失去，再一次伤心。她应该是那种敏感而又小心翼翼的女生，尽量把自己保护起来，不受到伤害。

“我得走了。”她别过面孔扫视了一眼四周，自始至终她都没有碰它们一下，虽然她随手就可以拿过一个球或者一根玩具骨头逗弄一下，但她只是站在一定的距离，静静地看一下，然后转身走了。

这是一个陈述句，她也没有想等回答，只是在余音结束就推门出去。门上的风铃又叮当了一声，老板怔怔地看着她融进一片明媚的阳光里，有些莫名的惆怅。

星期五的下午，梅小清要去印刷厂送片子。她在一家女性杂志社做编辑，除了跟作者约稿以外自己也主持着几个版的栏目稿，其中有个栏目是回答读者的提问，最多的是关于情感的问题。比如有个叫完美的女生说错爱了一个男人，但在分手之后又觉得很痛苦，不知道该怎么办；又或者另一个叫精灵睡了的读者问她的男友说不给他就意味着不爱他，但给了之后他又不像以前那么爱了，该怎么办，诸如此类。

每每看那些信的时候，她都觉得自己变成了一个树洞，倾听着很多的声音，而她的那个树洞呢？她给完美说如果中了情花毒，那就去找断肠草，在你找到断肠草之前总有段时间会痛苦。她跟精灵睡了说，你要找的男人是把你放在心上的，而不是放在床上的。

她回答问题的时候用的名字是小妖，古灵精怪的名字跟她本人一点儿也不符合，但因为是杂志的定位，所以也就由不得她了。倒是她的回答往往精辟而出其不意，也受到了不少的好评。她从大学毕业起就不再写信了，现在交流太过方便，一个MSN、一

个QQ、一封E-mail，就会知道对方的消息，所以现在的工作能收到纸质的信，也是让她喜欢的原因之一。从收发室里拿着一沓从各个城市邮来的，字迹各异，却又带着淡淡墨香的信纸时，是一种真真切切的质感和存在感。

对于工作来说，她并没有太多热切的期盼，事实上这是一份并不需要太用力就可以完成的工作，她有固定的作者，在截稿之前他们会把稿件发到她的信箱里，她给出一些送审意见再处理整合一下文字就可以了。她在《都市情》杂志社工作了三年，同事换来换去，她却像株植物一样安身立命在一方土壤里，就像三毛笔下喜欢的那种生存状态：一半在尘土里安详，一半在空中飞扬；一半散落阴凉，一半沐浴阳光。这也是她属于金牛座的一部分性格吧，土相星座，总是很稳，不喜欢改变。有时候她自己也会写些情感小文投到别的杂志上，完全是兴趣所致，如果要固定地每月约稿、写稿，她就会退缩起来。并没有想过要过怎样的生活，其实这样已经很好，一份收入还算不错的工作，一套还在按揭但压力不大的房子，还有两个很好的闺中密友，可以谈心，也可以结伴，生活静如秋水，却也安好满足。

其实这个星期五的下午，和其他的星期五的下午并没有什么区别，天空中有白云，有属于八月的那种懒懒散散的阳光，电线杆上停着一排麻雀，很像是五线谱上的小黑点，十字路口有穿着蓝色制服帅气的交警，从玻璃上反射过来的光汇成闪闪的一点，又一点，像华丽绸缎上的碎钻一样。街道上，有奶茶店、音像店、书店、服装店、小吃店……去印刷厂的路上还会经过一个小公园，大约二十分钟骑车的路程，她会吧已经审核过的小样交过去，如果有错字、漏字或者编排有问题的地方特别地交代一下，然后等着印刷厂下厂制作，新一期的杂志就这样在流水线上本一本本地被装订出来了。

这条路走过很多次，她可以准确地知道这家店那家店的名字，太过熟悉。

她是在过马路的时候，被一辆突然转向的银灰色尼桑撞上的。电光石火之间她及时地跳车，但右肩还是先着地，一声砰响，连同单车和单车铁框里装的一沓墨黑色的塑胶小样都被卷进了车底，有吱吱的声响，她的肩膀传过来锥心的疼。

车主即刻下车，但他最先关注的不是被撞到的人，而是他的车。被压得稀巴烂的单车杠在银灰色车身上划过几道痕迹。

“你怎么这么不小心？”车主先出声质问，是个四十来岁的男人，头顶有些秃，眼睛很小，眉头皱在一起的时候就好像被拧成一团的布，让人特别不舒服。

梅小清张了张嘴，因为疼痛和生气反而说不出话来。在他们身后很快就形成了堵塞，堆起了几辆车，不断地摁着喇叭，这是条并不宽敞的两车道，只要前面一堵，后面的车根本就没有办法通过。

她知道司机的目的，先发制人，从气势上压倒她就可以避免她的追究。明明是对方的过错，但她却不想开口争辩，默默地从车底把已经报废的单车拉扯出来，右手臂疼得抬不起来。其实重要的是那些小样，如果损失一张，影响了印刷，这个责任才是大的。

“这可不是我的车，是单位的，修的话肯定要上千块。我说你怎么就不看看路？”车主喋喋不休，在身后那些喇叭声里完全没有意识到他引起了公愤。

她倔犟地不想跟他争辩，只是小心地拾着地上散落的小样，三十六张，七十二个版，是一张都不能少的。有人抬手递过来几张，她接的时候，微微地昂头扫了一眼，因为是逆光，有些看不清对方的表情，只是在接过来转身低头的时候，她的心却好像被

图钉钉住了一样，动弹不得。

手上的动作却在机械地重复，那种从手臂传来的剧烈的疼痛感隐退下去，她的肩膀摇晃了一下。明明是这么晴朗的天，却好像有雪粒砸在眼角，冰凉而润湿。

所有的小样拿在手里时，她不得不站起身，然后说：“嘿。”

明明是要给一个笑容的，但脸部的肌肉很僵硬，声音被捏住了，除了这个字，她好像再也说不出其他的来。

是任远。

穿着白色衬衫，烟灰色西装，没有扎领带，深邃的目光，剑眉飞扬，高而瘦，站在一派阳光里，整个人就像春天里的乔木。

是任远。

他几乎没有变，就像她在脑海中闪过过很多次的样子，带着强大的气场，把她推到一个类似悬崖的地方，脚下是翻滚如雪的浪花，层层叠叠地扑上来，又绝望又悲伤。

是任远。

空气被震裂了、震碎了，那些残骸带着凌厉的锋芒插到她的身体里，这浮光魅影的城市不断地倒塌，以排山倒海的气势一栋栋地垮下去。

原来爱一个人就是画地为牢，你逃不掉。

他就是她的无期徒刑。

直到任远离开，梅小清还站在路边。她被这样的重逢给镇住了。这是个星期五的下午，她要去印刷厂送校对过的小样。她被一辆尼桑车撞了。肩膀上的疼在短暂的蛰伏后，又蹿了上来，不